

信息侦探 悬疑系列

第43条疤痕

The Informationist

[美] 泰勒·史蒂文斯 / 著 于海生 / 译

TAYLOR STEVENS

她顺着他的视线，
看到自己的手臂和腹部，
那里的一道道白印清晰可见。

“一共42条，”她说，
“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

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却长出了翅膀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 43 条疤痕

泰勒·史蒂文斯 著

于海生 译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43条疤痕 / (美) 泰勒·史蒂文斯著; 于海生译.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354-7526-8

I. ①第… II. ①泰… ②于…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441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7-2013-235

THE INFORMATIONIST

Copyright©2011 by Taylor Steven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rown Publisher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特约监制: 马利敏 李明佳
责任编辑: 吴双 王俊
营销编辑: 邵鑫鑫 信莹超 李广娇
责任校对: 王耀荣

图书策划: 王 俊
封面设计: 小陈设计
责任印制: 张伟明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 010-83670231)

开本: 787毫米 × 1092毫米 1/32
版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字数: 240千字

印张: 10.75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6.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联系 010-83670231 进行调换)



献给我儿时伙伴当中的所有幸存者，
你们知道我指的是谁。

楔子

四年前，非洲中西部

这里也许是他的葬身之地。

他趴在那里，手掌紧抓住泥土，忍受着干渴的煎熬，抗拒从灌满泥浆的水洼中饮水的冲动。他的头发和衣服上都是鲜血，沾满尘垢的脸上也涂着一道道血痕。那不是他的血。他仿佛能够尝到它的味道。

他们会找到他，把他杀掉；他们会把他剁成碎片，就像他们对梅尔——也许还有埃米莉——所做的那样。他渴望知道她是否还活着，他听到的只有森林深处微弱而低沉的噪音，以及间或传来的大砍刀砍断枝叶的声音。

被雨林树冠遮挡住的光线，在地面上形成斑驳的阴影。在万籁俱寂的氛围中，无数叶片发出的声响忽高忽低，不绝如缕，使人很难辨清方位。

即便他真的能够逃过那些追杀者，也很难在这块丛林里活过这个晚上。他需要转移，需要奔跑，需要继续向东前进，直到越过边境线为止，尽管他已经无法弄清楚，那个地方究竟在哪里。他凭借意志力躬身屈膝，竭力站起身来。他摇晃着刚刚站稳脚跟，就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他早已迷失了方向，他现在需要找到出路。

现在，大砍刀发出的声音迫近了，随即一阵叫喊声从身后不远处传来。他迫使自己向前迈开脚步，他的肺脏里面像是在着火，眼睛火辣辣地疼痛。

时间在很久以前就已失去了意义。在暗淡的月光里，丛林植物似乎变得阴森、巨大而不祥。这是幻觉吗？

喊声再次传来，距离更加接近。他的腿弯曲下来，他趴倒在地面上，因为弄出的声音而咒骂自己。他使劲地甩下那个背包，为了它搭上性命不值得。

几辆破旧的吉普车发出低沉的隆隆声，并穿过矮树丛传入耳内，一丝希望之火在他心中燃起。这表明这是一条可以逃生的道路，现在他终于辨清了方向。他蹲伏在那里，从枝叶茂盛的矮树丛上方向外窥视，他祈求上苍不要让他碰到蛇，然后便循着吉普车声音的方向跑起来。没有了背包，他的步伐更快了。真应该早点儿想到这一点。

在身后一百多米以外，响起一片叫嚷声。他们发现了那个背包。必须随身携带一切必备的东西，一旦失去它们，你可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一个在偏远荒野有过生存体验的堂兄，曾给过他这个明智的建议。

可是现在，他把那些东西扔掉了，为自己换来了时间，区区几分钟的时间——也许换来的是他的生命。

前面二十米处有一束光线。他本能地走向那里。那不是道路，而是一个寂静的小村庄。他审视着附近冷清的景象，搜寻着他最渴望的东西，并在一个腐蚀的油桶里找到了它。各种水虫在水面上安家落户，孑孓就像微小的美人鱼似的水底栖息游动。他贪婪地喝着，冒着这个油桶必然会使他染病的风险；但愿那种疾病是可以医治的。

一辆吉普车驶过来，他退避到阴影处，藏在一大丛枝叶间。士兵们从车上跳下，分散在那些泥坯建筑之间，把那些用木板做的门和窗户砸碎，然后查看了一番才离开。他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小小的村落会被遗弃。

又过了一刻钟，周围完全变得黑暗下来。他沿着通向公路的村道边缘走去，一边竖起耳朵，仔细地聆听着声响。吉普车都开远了，有那么一会儿，那些追杀者的声音也完全消失了。他脱离了树木的遮掩来到公路上，突然听到埃米莉在喊他的名字。只见她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地跑着，而且距他很远，士兵们紧紧跟在后面。他们追上去痛打了她，她像布娃娃一样栽倒在地。

他惊恐万状地站在那里，浑身战抖，他在黑暗中看见那些砍刀落下去，刀刃在月光下闪闪发亮。他想喊叫，想豁出性命去拯救她。但是他犹豫了一下，随即转向东面那个不到二十米的检查站方向，开始狂奔起来。

目录

CONTENTS

楔 子 / 1

第一部 白色疤痕 / 1

第二部 或者死亡 / 69

第三部 想迷路的人 / 141

第四部 总有一个秘密 / 215

第五部 消失前夜 / 287

尾 声 也许只是开始 / 327

第一部

白色疤痕

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

1 和我同醉

土耳其，安卡拉

瓦内萨·迈克尔·芒罗缓慢而平稳地深吸了一口气，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街道对面的广场边缘处。

她已经计算过了那个车队从安卡拉市巴尔加特区到达克孜拉伊广场边缘的时间，她现在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从一个被阴影遮蔽的路缘断口处看着那些人从车上纷纷跳下，冲到一处宽阔而低矮的楼梯井下面。两个男人，五个女人，四个保镖。再过几分钟，她的猎物就会出现。

那些高耸的多层玻璃建筑物，把霓虹灯反射到在深夜时仍有行人穿梭往来的宽阔的街道上。人们与她擦肩而过，似乎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也没有注意到在黑暗的夜色中，她的眼睛像雷达一样密切地监视着周围的动静。

她看了一眼手表。

一辆奔驰车在广场边缘停下来，当那个人独自从后座上下来时，她挺直了身体。他轻松自在地走向那个建筑物的入口处。当他完全从视线中消失时，她开始跟过去，准备绕过楼梯井进入安纳托利亚俱乐部：本地高级私人俱乐部的佼佼者，安卡拉的至圣所——就在这样的地方，那些有财

有势的人养肥了“民主”这个庞然大物。

她在门口亮出了那张名片，这是她用了两周时间，通过贿赂手段和多次密谈之后弄来的。门卫在确认后点点头，说，“先生请。”

芒罗点点头，把一沓现金塞进他的手里，然后就进入了那个烟雾缭绕、乐曲悠扬的喧闹之所。她走过一个个隐蔽的小房间，经过那个搁架上摆满了各种酒水的吧台，穿过了通向洗手间的走廊，到达了上面写着“非工作人员请勿入内”的那扇门的门口。

里面只有一个壁橱，她脱下了阿玛尼西装，意大利皮鞋，以及所有的男性标志物。

如果她被她将要发展的那个“内线”看成是一个男人，那就是不幸的事，因为在今天晚上，她需要让自己作为一个百分之百的女人而出现。她耸起肩膀让束胸滑落，从短上衣的衬里取出细瘦的花边凉鞋穿到脚上。她从西装口袋里取出一个迷你手包，当她确认走廊里空无一人时，便走进卫生间，用化妆品和假发完成了回归女人的过程。

在俱乐部主厅那里，车队的保镖像灯塔一样站立着，她迈着慵懒的步伐，不紧不慢地朝他们所在的方向走去。时间慢了下来，四秒钟，她的眼神和她的那个猎物直接对视了四秒钟，然后，她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并掉转目光，继续走过去。

她独自在吧台的一头坐下来，身体正对着他，脸却转到另一侧。她要了一杯饮料，她不失优雅地摆弄着脖子上那个圆形饰物。她在等待。

这是她在完成任务前的最后一道工序。

她原本估计需要等待 10 分钟，但不到 3 分钟，她就被邀请加入那个派对。那个向她传达口信的保镖护送她坐到那张餐桌前。一但坐定，她在最短的时间内，用自我介绍、羞怯的微笑和偷偷的瞥视这一系列组合过程，顺利地完成了当晚的角色扮演——探询，诱惑，暗示。那种轻浮女人的伪装把戏，被她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个游戏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她的目的已经达到，她以感到疲倦需要休息为借口，向他们表达歉意，并开始离开座位。

她的猎物从俱乐部一直跟随她来到大街上。在霓虹灯的光晕中，他提出要送她回去，她面带微笑地谢绝了。

他叫来了他的汽车，当她开始走开时，他的车跟了上来。他的手指抓住了她的胳膊。

她想挣脱，对方抓得很紧。她深吸了一口气，迫使自己看上去很平静。她无法忍受别人这样触摸她，因此，她的目光变得阴沉而黯淡，从他的脸上移到脖子的静脉——把那些枝枝蔓蔓的东西割断太容易了，又移到他的喉咙——把它捏碎不费吹灰之力，然后收回了目光。她感觉血液冲击着两腮，她竭力抑制住杀掉他的冲动。

她强颜欢笑，娇声说道，“我们另找个地方，再去喝一杯吧。”

奔驰车停在路边。她的猎物打开了后门，司机还没来得及从车内下来，芒罗就钻进了后座。他跟着她爬进车内，砰地关上了车门。他命令司机开车，又以轻快的动作指着前面那个小酒吧。“我们到那里去喝点儿东西吧。”他说。

在酒吧里，她露出娇媚的笑容，朝身后看去，目光苍茫而渺远。这是死亡和毁灭的微笑，是在血管里奔腾的杀戮之火的伪装。她竭力保持理性和专注。她按捺下冲动，一只手抓起那瓶“杰克”香槟酒，另一只手握着她的迷你手包，说，“和我同醉。”

面对她的平静，还有那心照不宣的引诱，他放松下来，喝起了她递给他的香槟酒。她把手指徐徐插进他的酒杯里，又把它们按在他的嘴唇上。她挑逗性地重复着这一动作，让氟硝安定安眠药随着那杯被喝光的酒进入他的身体，在此过程中，她巧妙地抵挡着他的性欲之手，直到药效发挥作用为止。

她让司机把那个人送回家，然后不费力气地走下车来。

在黎明前的凉爽空气中，她做了几次深呼吸，让大脑完全清醒过来，然后开始向前走去。她似乎感受不到时间的存在，她仅仅意识到天空划过了一道闪电，从城市的清真寺宣礼塔那里，传来了召唤晨祷的钟声。

当她抵达那座公寓时，天已大亮。这是她在最近九个月的独居之所。装着百叶窗的屋内一团漆黑，她打开电灯开关。一个低度数的裸灯泡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照亮了这个一室公寓的地板上堆满的书籍和文件夹，桌子上的电脑、电源线以及其他贴身用品，还有兼作床铺使用的长沙发。除此以外，房间里别无长物。

她把那个圆形饰物从脖子上解下来，又突然停顿了一下：她注意到在沙发跟前，那个信息指示器的红灯正在闪烁。

她把那个圆形饰物夹在手掌之间，把它扭动了一下，从打开的两个瓣面里取出了一张微型卡片。她坐在电脑前，把卡片插进读卡器，然后，随着数据下载过程的进行，她拿起了电话应答机。

那个录制的声音温婉柔和，就像是香槟酒一样令人心神弛荡：这是凯特·布里登在正午时发来的语音信息。“迈克尔，亲爱的，我知道你目前还在做一件大事，暂时不打算接手其他任务，但我收到了一个不寻常的请求。给我打电话。”

芒罗坐到沙发上，把这个录音又播放了一遍，她把前额伏在双臂上，闭上了眼睛。这一天的工作让她感到疲倦，她的身体向后靠在沙发背上，眼睛盯着显示器的下载状态。她看看手表：达拉斯时间刚过十点。她等了一会儿，然后直起身体，振作精神，拿起电话听筒，并拨了号码。

另一端传来的那愉快而悦耳的声音让她露出了笑容，芒罗说，“我刚刚收到你的口讯。”

“我知道，你好几个月都没有去找新的任务了，”凯特说，“但这个很特殊。客户是理查德·伯班克。”

芒罗愣了一下。这个名字很耳熟。“那个休斯敦石油大亨？”

“就是他。”

她叹了口气。“Ok，你把材料传真给我，我看一下。”

出现了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然后布里登说，“对方给你提供10万美元的报酬，你愿意去见见他本人吗？”

“在安卡拉？”

“休斯敦。”

芒罗没有做声。她在沉默中思考这一建议。

布里登再次开口了。“已经两年了，迈克尔。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好兆头。回来吧。”

“你认为值得这样做？”

“当然，你可以随时回来。”

芒罗兀自点点头。她接受了她努力推迟到今天的那个不可避免的选择，然后说，“给我一周时间，我需要把手头的事处理完。”

她把电话放在基座上，躺到沙发上，胳膊遮住了眼睛，徐徐地深吸了一口气。

这注定是无眠的一天。

每隔几分钟，芒罗就会看一次手表，现在已经是她第四次看手表了，她又看看排在前面的队伍。

一个个戳记盖在一张张护照上。不规则的叩击声，产生了一种容易使人分心的节奏，这种节奏和她纷乱复杂的思绪很是一致。

她就要回家了。

家，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长达两年的时区变换，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体验，在陌生地域持续经历的文化冲突，而且最终活了下来。那是一些她可以感受、可以理解的世界，但却不是她的家。

芒罗咬紧牙关，闭上眼睛，轻轻地呼气，把头微微上扬，又深吸了一口空气。

又一个人通过了护照检查，队伍缓慢地向前移动了几英寸。她再次做了深呼吸，以此换来短暂的平静，缓解在这最后几个钟头不断累积的焦虑感，只是随着这一呼吸，她的脑海里的喧嚣——那种精神杂音——再度升级。

土地被清空，万物被掠夺……¹

这趟旅行将经历两次日出和一次日落。她的体内生物钟显示的是昨天下午3点，而对面墙壁上的时钟显示的是早晨6点48分。

傲慢的尘世之人日臻堕落……

又瞟了一眼时间。又吸了一口气。又挪动了几英寸。她徘徊在痛苦的边缘，每隔一会儿，她就需要做一次深呼吸。

家。

土地因其居民而变得污浊……

几分钟过去了，队伍一动不动，她的注意力转向了最前面：那个站在入境事务官员跟前的男人，正在吃力地说着几个英语单词，似乎难以回答向他提出的基本问题。他身高六英尺，体型匀称，有一头乌黑的头发。他拎着一个硬壳公文包，穿着一件深栗色风衣。

3分钟过去了，让人感觉像是令人痛苦的30分钟。入境事务官员把那个男人打发到了大厅另一端一个单独的房间里。

他们违法乱纪，毁弃约定……

她望着他的背影，把脚下的行李包向前挪动了一下。

因此，土地将被诅咒吞噬……

她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会让她回忆起她初次进入美国时的恐惧。

1 引自《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24章（以下同）。

相似的正门，相似的经历——这九年里，可能会发生多大的变化呢？

住在其上的人寥寥无几……

那个英语糟糕的风衣男，现在是那个半透明窗口后面的一个轮廓。

她看看表。前面还有一个人。又过去了1分钟。

击鼓之乐渐趋终止……

她站在柜台跟前，手里拿着护照和其他文件，那些精神杂音现在变成了窃窃私语。敷衍性的问题，敷衍性的回答。那个官员在护照上盖了戳，并递还给她。

享乐之音不复存在……

她没有行李和其他任何东西需要申报，她最后看了一眼那个风衣男的剪影，就通过那扇打开的不透明推拉门走了出去。门外站着等候的人群。她扫视那一张张面孔，很想知道在那些期待的目光和焦虑的神情当中，有谁正在等待他的归来。

烈酒将给饮者带来苦涩……

附近墙角处有一个自动电话亭，她朝那里走过去。

混乱之城崩塌倾颓……

她拨了号码，然后把身体转了一个角度，以便观察那扇推拉门那里的情况。

欢乐的气象变为沉重，幸福的土地消失无踪……

乘客们稀稀拉拉地走出来，当他们见到等在那里的亲人时，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才是回家的感觉，而不是把包裹和礼物提前寄给陌生家庭，寄给几个所谓朋友的陌生人。不得不重新建立联系这一前景令人恐惧。

凯特的应答机接通了，芒罗没有留下任何口讯就挂上了电话。那个风衣男从厚玻璃门那里走出来了。

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拆毁殆尽……

他是一个人。没有抱着鲜花的女友，也没有任何一张喜悦的面孔在

等待他——就连一个西装革履而且面色严峻、举着写有他的名字的牌子的人也见不到。

他从离芒罗只有几英尺的位置走过去，她的眼睛盯着他的背影。她在一时冲动之下拿起行李包，跟着他下了台阶走到平地上，尽可能与他保持较近的距离，以免将他在人群中丢失。

风衣男坐上了开往美国万豪连锁酒店的公交车，她也跟着坐上去。他冲她点点头，便不再注意她。她还是一如既往的装束：一头短发，轻便的休闲裤，曾经是白色的亚麻衬衫，还有一双厚底皮靴。除了目光最敏锐的人以外，她在所有的人（包括他在内）的眼里都是一个男性。

芒罗跟着他进了那家酒店，并站在前台排队。诺亚·约翰逊。319号房间。如此典型的美国人的名字，可他说最基本的英语都那样吃力。她知道那种口音：在摩洛哥上流社会浸淫已久的法国人的口音。

当他办理好了入住手续以后，她也订了一个房间，然后打了几个电话，最后给凯特·布里登发了语音留言，安排好了在这家酒店餐厅见面和吃午餐。

在酒店外面，芒罗叫了一辆出租车，20分钟以后，她站在一个半废弃产业带的停车场那里。街道两侧都有几座低矮的水泥建筑，在停车场对面那个连栋建筑物里，狭窄的窗户和一个个隔间，将里面的各家公司的办公室分割开来。

芒罗看着出租车离开，然后走上了通向最近处那扇门的台阶。标牌用很大的正楷字体写着“罗根办公室”。

前门是锁着的。她把脸贴在玻璃上向里面望去，看不到任何光亮。她轻轻地敲了几下。几分钟过去了，里面亮起了灯，罗根赤脚走过来，挂着羞涩表情的脸上都是汗水。他打开门让她进来，又上下打量了她一下，说，“你看起来糟透了，不过见到你真高兴。”